

卷二中的人与事

王 洞

2015年4月27日王德威教授与胡晓真所长在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夏志清纪念研讨会，德威希望在会前出版志清与济安的通信以资纪念。在季进教授的协助下，由联经出版社胡金伦总经理大力推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如期面世。自1947年至1965年，兄弟二人书信往还，有六百多封。十八年间，志清定居美国，生活安定；济安却因政局不安，离京返沪，经港赴台，辗转来到美国，迁徙频繁。这六百多封信，即以济安的变迁，分五卷出版。卷一发表了121封信(始自志清乘船离沪从火奴鲁鲁1949年11月21日寄出的第一封信至济安赴台前1950年10月23日由香港发出的编号第121号的信件)。卷二始自第122号信件(1950年10月31日)——志清由耶鲁寄至台北的第一封信，至第280号信件(1955年6月9日)——济安结束印第安纳大学的课程，至伊利诺伊州访友，由芝加哥寄出的信。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战，国民政府节节失利退守台湾，一时无法安插随政府迁台的官员与百姓，新近迁台的人，大部分无职业，没收入，靠积蓄度日，生活很清苦。济安由崔书琴先生引荐，幸得台大教职，但外文系没有熟人，很感孤单，教学之余致力于英文写作。济安英文的造诣果然得到系主任英千里、校长钱思亮的赏识。1955年2月台大派济安来美“取经”，由国务院资助在印第安纳大

学进修一学期，学习写作。济安写了两篇小说：《传宗接代》（“The Birth of a Son”）与《耶稣会教士的故事》（“The Jesuit’s Tale”）。后者得到《宗派杂志》编者兼名批评家赖富（Philip Rahv）的鉴赏登在该刊1955年秋季号，肯定了济安英文创作的成就。

在印第安纳进修期间是济安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国务院的津贴较一般奖学金优厚，济安不需为生活担忧，安心学习，成绩斐然。他爽朗的个性、诙谐的谈吐，很得同学的欢迎，常被邀参加会议发表谈话，接受校刊的访问。虽然获悉他追求多年的女友别嫁，很受“震撼”（shocking），但他失恋的悲伤因爱慕女同学Ruth而冲淡。济安被Ruth的美丽吸引，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在学期行将结束时，才鼓足了勇气端了饭盘与这位美女在饭厅里同桌吃饭，所以学期完了，他便去芝加哥转往附近的Elkhart看望Ruth。

济安去台湾以前，在昆明、北京、上海、香港，虽然两手空空，但生活非常舒适，因为有父亲及父亲朋友的接济。到了台湾，接济中断，必须“自力更生”。台大薪水微薄，入不敷出，幸有宋奇*帮忙，接手了香港美国新闻处的翻译工作，按件计酬。这些译文都收入《美国散文选》（香港今日世界社，1958）。济安的高足刘绍铭教授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认为有重刊的价值，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印济安的译文及作者原文，中英对照，书名《名家散文选读》，即将出版。济安在1950年代，长期在《学生英语文摘》（*Student’s English Digest*）选载当代名家小段英文，详加注释，嘉惠有志学习英语的学生。我读高中时即是这本杂志的读者，久闻夏济安的大名，很是仰慕。1959年济安的得意门生朱乃长教授集结了这些文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现代英文选评注》，至今销路不衰。简体版也早在1985年面世，2014年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印发行。

看过卷一的读者，都知道济安单恋一位十三岁的小美女。这段恋情随着北平易手结束。济安逃到香港，在一家公司上班，住在

* 宋奇，即宋淇，又名宋悌芬（Stephen C. Soong），笔名林以亮。

豪华的旅馆里，却领不到薪水，只好给富家子弟补习英文，赚取生活费，在即将离港时爱上了女生秦佩瑾。这位秦小姐，多愁善感，喜爱文学，与济安以创作互勉。这与济安勤于写作，不无关系；这期间，济安发表了《苏麻子的膏药》、《火柴》、《火》等短篇小说。秦小姐与济安通信不断，但只愿维持师生关系。在台湾，使济安动心的是一位台大英语系三年级的女生，名叫董同珽。济安指导她写论文，接触频繁，日久生情。董小姐毕业后，与济安逐渐疏远，济安1955年离台来美时，已放弃对董的追求。济安给志清的信每每提起这两位小姐，请志清代购精美的卡片，或讨明星的照片。志清在百忙中，一定满足哥哥的嘱托。

济安平日谈笑风生，但与心仪的女子单独相处时往往手足无措，尤其不知道怎样送女友礼物。六妹玉璫告诉我大哥在上海时曾带她去看童芷苓，从苏州买了一双绣花鞋，想送童芷苓，拿不出手，竟将绣花鞋带回。据名散文家吴鲁芹的太太说，济安在台北时，常去她家打麻将，有一次带了一个贵重的皮包来，说是这皮包是特意请宋奇在香港买来预备送董同珽的。到了董家，不敢送，怕小姐拒收。济安自尊心极强，对追求女人，缺乏手腕与信心，不敢送书籍、食物之外的礼物，生怕女方觉察其求爱的意图。每次恋爱耗上三五年，都以失败告终，蹭蹬蹉跎，以致终身未娶。

1950年志清通过了博士口试，再没有准备考试、写paper(论文)的压力，开始想交女朋友。他追求心仪的女子，与济安相似，屡屡失败，直到1953年秋在耶鲁的舞会上遇到新生卡洛(Carol Bulkley)，刚从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毕业。志清追求不到的梅仪慈也是曼荷莲的毕业生，所以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卡洛温柔善良。她曾对我说志清是她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她不顾父母反对，决定嫁给志清。志清却嫌卡洛貌不美，有所保留，但又觉得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像卡洛这样爱他，舍不得放弃成家的机会。于是他们在1964年6月5日结了婚，不久生下了儿子树仁(Geoffrey)，小家庭尚称美满。

卷二所收的信充满了不安。先是上海政策瞬息变动，兄弟二人担心父母收不到汇款，后来担心自己的前途。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为确保太平洋战线，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才解除台湾人民对共军侵犯的恐惧。此前人人自危，国外有亲戚朋友的，都想离开台湾。济安也不例外，很想来美国，因曾生过肺病，担心通不过体检，不敢贸然申请来美。志清在获得英文系博士后，为找事犯愁，既不愿意回北大，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也不打算去台湾，只有留在美国谋职，赚取美金，才能接济上海的父母与妹妹。幸得耶鲁政治系饶大卫教授的赏识，为其编写《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后又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两者均非长久之计，往往为来年的工作忧虑。

兄弟二人欣赏彼此的才学，互相交换意见。济安在台大开始教初级英文，后改教文学史、小说等高级课程，常请弟弟推荐美国最重要的作家、评论家及购买最新的书籍，所以二人常讨论西洋文学。济安的国学根底好，见识广；志清转治中国文学后，常请教哥哥，1952年后二人讨论中国文学的时候居多。从这些信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知识渊博、充满幻想的夏济安；而夏志清则是一位虚心学习的谦恭学者，与日后“狂妄自大”的“老顽童”判若两人。

济安对这个弟弟的学养思辨，充满了信心。当他获知志清得到编写《中国手册》的工作时，写道：“接来信知job有着落，甚为欣慰。由你来研究中国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一记的大事，因为中国文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头脑去研究它……凭你对西洋文学的研究，而且有如此的keen mind，将在中国文学里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中国文学将从此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了。我为中国文学的高兴更大于为你得job的高兴。”(见第147号信件)志清果然不负济安的期望，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为研究中国文学展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兄弟二人对胡适、鲁迅、沈从文、老舍、茅盾、巴金、郭沫若都有微词。他们是边读边评，尚未看到这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难

免有失偏颇。我认为兄弟二人信里的褒贬，只能看作是他们互相切磋，学术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等看完他们所有的信件，读者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及《中国古典小说史》的形成，会有更深的理解。

卷二的信里，谈女人的时候很多。因为男大当婚，兄弟二人都在寻找结婚的对象。志清追求过的女生有七八位之多，都没有成功，以后也不再来往，不知她们的下落，因此不注。梅仪慈是唯一有成就的学者，研究丁玲有成。当年志清给她写过两封情书，没有得到回音。志清1991年退休时，王德威为志清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梅仪慈特来参加，志清非常开心。志清得知济安的女友董同珽与他人结婚，为了安抚济安，首次向哥哥倾吐自己在上海心仪的女子：沪江的张庆珍、上海的叶如珍和圣约翰的刘金川。他曾经写过一封情文并茂的长信给刘小姐，被退回。他把这情书一直带在身边。张爱玲过世后，他写了一篇《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联合报副刊》，1999年3月21、22日）。陈子善教授找到了刘金川在纽约的地址，志清与刘女士取得联系后，志清和我请刘金川和她先生吃饭。以后我们两家每年在餐馆见面两次，轮流做东，直到2006年刘金川因乳腺癌过世。

当年在上海，刘金川早已与表兄相恋，故将志清的情书退回。1948年带着初生的婴儿去了台湾。1949年初丈夫乘“太平轮”由沪来台与妻子相聚，不幸沉船丧生，刘女士只得带着儿子返沪，教英文谋生。她第二任丈夫陈森，本是她的学生，婚后生了儿女各一。中美建交后，他们的儿女都来美留学，在纽约定居。他们来美照顾孙儿、外孙。陈先生是福建肉松的少东家，文革时吃了不少苦，不愿再回上海。同志清的妹妹一样，上海只带给他们痛苦的回忆，上海的繁荣，丝毫激不起他们的乡思。倒是我们这些在台湾长大的幸运儿，以中国的“崛起”自豪，常常去上海，享受上海特有的奢侈。

